**愉快的缸中洗浴**

下午的视频会议，一人喉中循环播放

磨刀秘咒。我们两只耳被来回打磨，

表情却达成完美一致：“摄像头未打开”。

而鼾声般的奸笑来自楼上十二层的

装修器械，我的眼，投向屋外一张芭蕉帆，

抿了口塑料杯中的山泉水。

去年我们计划，要把铺满教室的答题纸

拼成蓬松舒朗的大纸雁。那时的我们

爱穿不透气的花格衬衣，

靠过道坐，水珠很快在背部

簇拢一个圆。“阳光的秘方是让

夏日的色度变干燥。”皱皮焦香发红，

我们的红薯小人，在阴天也像个西部牛仔。

而坐夜公交那晚，很偶然地，

你发现你给自己装了太多的彩灯，

以至于错以为，仅仅一把锃黑的电吉他，

就能击败大城市夜里、绿化草坪后微微发亮的

小区单元门。那一次，你的嗓子温和地堵住，

常带身旁的方形白磁铁，

也安分如一小块椒盐黄油。

后来，我的胖枕头总在十一点后变硬。

有时也看你，抱一只雪白的流浪狗

从外面走来。它特胆小，搭住你卫衣口袋边

不停向里蹭，看起来不会太久，马路上的雨

就要像伊德利卜省的炮弹快速坠落。

这时我便拿出摔过好几个凹坑的铝皮壶，

烧一缸白开水，必有雕牌肥皂和棕毛刷，

然后进行一场高档次的洗浴体验。

在蛤蟆味的芳香中，我微笑回味着，

多日以来，最快乐的动作一直就是向时间的

死角喷射杀虫剂。

2020.4.3